

——心怡说她经常独自坐地铁到奥体，来到有我们“婚房”的小区，仰望那套不知能否成为我们未来婚房的“家”。

——4月份，春意盎然，景辉每日兴致勃勃，他的状态酷似过去和我恋爱之初，仿佛打了兴奋剂。

城市故事

爱情被署名打败

倾诉人:兴义 28岁
时间:4月21日
地点:新街口置地广场
记录: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
本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兴义 心怡
关键词:名字
主题:心怡要求房产证写上她名字,车子也要署她的名字,我质疑心怡是不是有病,“你长得漂亮确实是一种资本,可是你不能得寸进尺啊!”心怡想给我一个下马威,威胁说:“分手!”

女友在单亲家庭中长大

在一个交友活动中,心怡成为诸多男士追逐的对象。结果,她对我情有独钟。

我们的感情进展非常迅速。认识未满一个月,我带着5000多元钱的烟、酒、保健品去心怡家认门。

阿姨极其客气,张罗饭菜,问长问短。直觉告诉我,和心怡的事基本上可以定了。

心怡家住在城南,一套80年代建筑的老房子,60平米左右,室内布置十分简陋,只有电风扇,没有空调。客厅里最显眼的电器是一款老式熊猫彩电。

好在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能给人以温馨和舒适感。

我纳闷的是,心怡的爸爸为什么不在家?饭桌上,我不好多问。事后,离开心怡的家门,她看穿我的心思,主动坦白:“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,哈哈。”

“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告诉我呢?”“难道你介意这个?”

心怡说,她对感情看得特别重,之所以选择和我在一起,主要是看中我这个人,比较厚道稳重。

为何要在房产证上加名字

2012年春节,除夕和大年初一心怡在我家过,接着我去她家。

过年几天,我们心情大好,两家人初步接触,对我们提出结婚的要求。毕竟,心怡27岁,我28岁,年龄不小了。

结婚,必然牵涉到住房。我带心怡去奥体看新房,和她商量装修的事。

打开门,踏进屋,心怡四处参观,她对这套100平米的房子的户型、对阳台的采光和楼层的高度一律满意。聊到装修,她说:“你是忙的话,完全可以交给我办,我有朋友做家装。”

在毛坯房里,我跟在心怡身后,环抱着她,有说有笑。

心怡的长发飘逸着浓浓的香味,沁人心脾。我说:“你缺少父爱,以后我好好弥补你。”

心怡说:“谢谢你哥哥,有件事想问你,房产证上能否加上我的名字。”我说:“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需求呢?”心怡说:“我缺乏安全感,希望你能理解。”我说:“我考虑一下,不过我得问问爸妈。”心怡说:“有难度吗?要是困难,就不必了。”我说:“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,你放心。”

心怡说:“我们家没有钱,你也看到了。我们结婚的话,嫁妆可能少得可怜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车子也由我家来买。”

感情不知不觉地变淡了

房产证加名字的事即将操办之前,家里出钱打算给我买车。

心怡要求,车子的证件署她的名字。我略感不快,车尚未定,她便关心细节上的事了。心怡喜欢越野车,我背着她,选了蒙迪欧轿车,用自己的名字办完相关证件。

2012年2月底,为车子的事,我们闹僵了。心怡说我根本不爱她,“你不尊重我的想法,不在乎我的感受,不信任我。”我说:“想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,我没意见。至于车子,真的没必要也搞得那么麻烦,而且只能署一个人的名字。”



主持人:梅剑飞,80后,未婚
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meijianfei>

摩羯座。文科出身。2011年出版有《人生若只如初恋》《都市情感杂“质”》等作品集。

欢迎参与微博互动,请登录新浪、腾讯、都市圈圈网微博频道,关注“现代快报爱周刊”

偷腥是因为寂寞难耐?

倾诉人:婧婧 27岁
时间:4月20日
地点:户部街天之都盗梦空间咖啡厅
记录:爱周刊记者梅剑飞
本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婧婧 景辉
关键词:偷腥
主题:我爱景辉,他英俊潇洒颇似王力宏。只是在我怀孕期间寂寞难耐才变成偷腥的猫,也许,这不是无法饶恕的错误。等到我们有了孩子,定然能收住他躁动的心。遗憾的是,我失算了。

究竟是谁出了问题

我怀孕四个月的时候,景辉偶尔开始晚归。

有一天,我守到夜里12点,仍没见着景辉的身影。打他的手机,总是不在服务区。

次日凌晨三点,景辉回家了。他蹑手蹑脚地进屋,没有推开卧室虚掩的门,而选择进了书房。

早晨七点,闹钟响,我带着情绪穿衣起床。景辉在厨房里忙碌,给我做葱花炒蛋。

我洗漱完毕,早餐已经摆放在桌子上。景辉说:“动手吧,尝一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。”我说:“你昨晚几点回来的?”景辉说:“加班到10点,和同事去吃夜宵,回来的晚了。”我甩了甩筷子上的水珠,随口说:“加班?找小姐去了吧!”景辉板着脸说:“我工作那么辛苦,你非但不理解,还讽刺挖苦,哎,婚姻果然是爱情的坟墓,以前你多温柔。”我说:“你手机打不通,人影无踪,三点才到家,

你……”“行,等你吃完早饭再说。”景辉打断我的话,拿起碗走向电饭锅,我闻到了稀饭的清香,却提不起胃口。

如果说景辉没有问题,那就是我不正常。总之,我俩之间肯定有人不对劲。

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?

一位从事律师工作的同学给我出谋划策,后来,我怀孕八个月之际,当他拿着一个装有照片的大信封来找我时,真相水落石出。

外表正经的景辉,做了许多疯狂的事。比如,他和女网友开房,去夜总会,等等,反正不正经的事层出不穷。

我想欺骗自己,质问同学,这些照片是不是PS出来的?同学淡定地说:“我请调查公司朋友帮的忙,费用打了七折。”

同学说:“男人嘛,难免有糊涂的时候。”我说:“难道你也是那种人?”同学说:“只要他没有对别的女人动情,你完全可以高枕无忧。婚前睁大眼,婚后闭只眼。懂不懂?”

我翻看着照片,地点所在地集中在迈皋桥和新街口一带。同学说着安慰我的话,同时不断自责:“我这是不是多事呢?明知你怀孕,却还用血淋淋的现实刺激你。”

我琢磨着照片,为什么景辉要在自家门口和他上班地点开房?最危险的地方即为最安全的地方?同学说:“你别流泪了,费用好说,我让朋友再往下压压,付个成本费。”

在外面玩玩怎么了?

2012年1月初,孩子满月,景辉还是不怎么顾家,我绝望了。

昔日,同学劝我以大局为重,倘若这场婚姻值得拥有,姑且将孩子生下来再说,否则,过早地闹开,说不定物极必反。

我爱景辉,他英俊潇洒颇似王力宏。只是在我怀孕期间寂寞难耐才变成偷腥的猫,也许,这不是无法饶恕的错误。等到我们有了孩子,定然能收住他躁动的心。

遗憾的是,我失算了。看来,有必要和景辉好好谈一谈。

4月份,春意盎然,景辉每日兴致勃勃,他的状态酷似过去和我恋爱之初,仿佛打了兴奋剂。

某个周日,上午,我坐在家里吃草莓。睡懒觉的景辉终于醒来,他穿着睡衣来到客厅,左手揉着惺忪的睡眼,右手伸向装有草莓的盘子。

我抓起一本育婴杂志,打景辉的手,“走开,你的脏手拿开!”景辉说:“有没有搞错!草莓是我买的。”“这些照片是我买的。”我从茶几底下抽出灰色的大信封,扔在景辉眼前,他傻啦吧唧地“咦”了一声,蹲下来捡起信封,说:“这是什么?”

然后,他僵硬地立在那儿,空气凝固了。在厨房门口理菜的婆婆紧张地瞅着我们,想插话,但不知该说什么。

景辉故作镇静地看完一摞照片,含蓄地说:“艺术加工的痕迹很浓,这些作品显然是要加害于人。”他的冷静是做给他妈妈看的。

我说:“你昨晚在哪干了些什么,照片明天就能拿到。”景辉给我使眼色,我全然不顾,继续爆发,“你他妈的别演了好不好!”

婆婆坐不住了。景辉脸上也挂不住了,他说:“你发什么神经,怎么了?你怀孕不让我碰,我在外面玩玩怎么了!”

★记者手记:景辉为什么会和婚前大变样,在婧婧看来这是无法理解的事,他以前不是“那种人”,如今咋就俗不可耐了?



漫画 张冰洁